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四

宋 林之竒 撰

洪範　周書

書之名篇非成於一人之手蓋歴代史官各以其意標識其所傳之簡册以為别異非如春秋之書盡出於夫子之所删定而可以一例通也故書之為體雖盡於典謨訓誥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則不

皆繫以此六者之名也雖不皆繫於六者之名然其體則無以出於六者之外先儒拘於名篇之有無而不知變遂以征貢歌範為十體殊不知洪範之作蓋箕子為武王歷陳治天下之大法其實謨之體也洪範者徒以史官傳録之時偶不以謨訓名篇耳凡有異者各自為體則將至於數十篇而猶未足也今徒見其篇名有一範字遂以為有範之體如此則是書之篇名非據篇中洪範二字以為簡册之別也學者

能知書之篇名雜出於史官之手而不可以一例通則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昭昭然若日星而不可掩矣書序之作亦與篇名相類蓋是史官隨其旨意各自立言而不可以一槩論也故有包括一篇之義而盡於數言者如堯典武成之類是也說者徒以謂書序盡出於夫子之手自堯典至泰誓莫不有深義於其間必欲皆從而為之說而不知於其間蓋有出於史官一時之意但述其所作之由而不及篇中之義者

如湯誓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篇中初無伊尹相湯伐桀之事而序言此者葢以上篇之序有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此篇接上文而為序非有異義也如周官之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黜殷滅夷初無與於作周官之序此亦是與大誥微子之命等篇之序首尾相接若此之類在五十八篇之中自為一體不可以必求其義也如此篇序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殺受立武庚無與於篇中之事而序言之者蓋亦與上篇之序相接而言故耳唐孔氏曰此篇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言武王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如孔氏此言則是序之言此者蓋立序之體不得不然亦不可必其為說也而說者往往以謂書之序盡出於夫子之手

必欲以春秋褒貶之義而求之故蘇氏曰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同洪範者而孔子於此言之明箕子之德蓋武王師而不臣也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然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於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其論箕子之出處以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固

為盡善以謂出於夫子序書之意則失之鑿矣劉執中曰立武庚以奉成湯之祀明不奪其國而絶人之祀也以箕子歸作洪範者誅其君而師其臣以先王之法存與不存耳王氏曰武王殺受矣而不為商立後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則是遇商不仁無禮無義也箕子嘗為商之大臣尚可以言之乎武王立武庚則是遇商仁且有禮義此實箕子所以言也是皆已甚之論也夫武王之待箕子固有此禮然未必是作

書者之本意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湯之於桀放之南巢而已武王之於紂則殺之者荀子曰武王伐紂遂選馬而進厥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固殷人也紂之見殺蓋以殷人如林之衆倒戈相攻併攻於紂武王至殷赦紂而不誅如湯之放桀之志已無

及也於是立武庚代殷後以終致其不忍之意如湯放桀之意也孔氏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蓋其意以謂武王之心不殺紂故取於史記之說以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赴火而死孔氏雖以是明殺紂非武王之本意然而紂自焚而死則不可謂之殺也唐孔氏知其說之未通則又從而為之說曰紂既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死猶斬之則生必不放是則併與先儒之意失之矣某嘗以謂

太史公之議論其是非叛於聖人者多矣未若以武王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之為甚也漢高祖與項羽親為仇敵以爭天下及羽死於垓下高祖尚親為之發喪哭臨葬於彭城祀以魯公禮況武王於紂其為君臣上下之分較然明白寧忍為此已甚之戮乎故具推本於荀卿之言謂殺受者殷人非周人以釋學者之疑亦所以推明武王之道也武王勝殷殺受以立武庚則是所以待殷者盡矣於是以箕子歸蓋以

天下之大法其傳在於箕子將屈已而問焉故致恭盡禮而奉之以歸非執俘而歸也惟十有三祀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此武王之十三年當曰年而曰祀者蓋箕子之辭也案諸傳記引此篇者皆以為商書則知此篇之作蓋以箕子為武王陳之退而自録其荅問之辭以為書以箕子之所録故傳記皆以為商書雖然箕子所録史官啟而藏之故今文不以為商書而以為周書惟十有三祀者因

箕子之辭而未華也王訪於箕子就而問之也禮曰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武王既
致敬盡禮而奉箕子以歸訪之以治道故就而問之
也蜀先主將見諸葛孔明謂徐庶曰君與俱來庶曰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於是先
主三訪孔明於草廬之中咨以世務武王於箕子就
而見之者亦以箕子之不可屈而致故也孟子曰故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武王將欲大有為於天下故就而訪箕子蓋其尊德樂道之誠出於中心之固然也既就而訪之矣於是咨嗟而呼箕子以致其所問之意也箕子殷封內諸侯之爵也天下既為周矣而箕子猶以殷圻內之封爵見稱於武王者蓋不臣於周也其封於朝鮮蓋是既遁而去不食周粟如夷齊之志武王因而封之耳雖封於朝鮮而猶稱箕子也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此武王所問之意也漢孔氏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盖其意以隲訓定而史記宋世家舉此文亦以為惟天陰隲下民先儒解釋多用此說然隲之訓定無所經見難以取信案爾雅曰隲升也方言曰魯衛之間為升隲則隲之訓升其來尚矣漢五行志舉此言而應劭之註以隲訓升蓋取諸此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此蓋洪範之大要

也楊子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隂幽六極以類降雖有吉凶善惡之不同然天之生斯民也性無有不善而命無有不正惟斯民之情因物有遷失其性命之至正故有陷於六極不能自出者非其性之本然也皆其愚不肖之自取耳若乃天之所以隂隲下民相協厥居而使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未嘗不升之以福也惟相協厥居而升之以五福故其生斯民而立之君其使之賛化育而輔相裁成之者必在於建皇

極而斂五福以敷錫庶民者實君師之任也武王惟知天之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而未知人君所以取夫陰隲之常理者其本末先後當如何也故曰我不知其彛倫攸敘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欲求治道而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則倒行逆施無自而成故武王未知彛倫之攸敘則勤勤懇懇致恭盡禮以訪于箕子而不敢緩爲箕子者不得不以所聞而告之也傳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

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自我聞在昔以下皆箕子謂復反覆歷陳治天下之大法如此之深切著明無所不盡者蓋以武王禮既恭辭既順色既從則箕子之言不得不盡之矣

箕子乃言曰

武王之問箕子之對皆曰乃言者唐孔氏曰天道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乃緩辭也蘇氏曰乃言難之也王虛心而致問箕子辭遜而後對此兩說皆通觀武

王之克商放牛歸馬散財發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為治之本武王非不知之也然而方且皇皇然虛心屈體以訪箕子箕子又諄諄然為武王陳之者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觀武王之克商其所以大賚于四海者無非仁心仁聞也及敓箕子之所問則是先王治天下之大法也猶公輸離婁之不可無規矩師曠之不可無六律此武王之所以汲汲而問箕子之所以諄諄而告也使武王有仁心仁問而不能訪箕子以求其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是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箕子雖知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苟不得武王訪而行之則是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以武王之仁心仁聞而能行

箕子所傳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此周之治所以巍巍煌煌集唐虞夏商之大成而為百王之冠也然九疇之敘雖箕子為武王陳之而其所陳則有所自來矣蓋自禹神智為天所錫建德於唐虞之世而立地平天成之功當是時也洪範九疇已有所傳之迹矣蓋其道乃百世所共由之道而其文則發於禹之神智經緯纂集著為成訓昭然示後世蓋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禹之洪範箕子之所傳其詳見於此

篇而其梗槩則見於大禹謨之書矣大禹謨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此洪範之大要也蓋天下之理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彞倫攸敘是從逆之凶也彞倫攸敘是惠廸之吉也洪範一篇大抵發明此理而箕子所陳蓋本於大禹謨而釋之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箕子之所演者演此而已此猶伏羲之易文

王重之孔子賛之雖多寡不同而其大㫖則一也學者欲學洪範不可不推原其所自來大禹謨乃洪範之根本不明乎大禹謨不可以驟語此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

故箕子將陳彛倫之敘於是推本其所自來言鯀之所以失其敘禹之所以得其敘者然後歷陳其九疇

之目也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斁者言鯀之逆此所以凶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者言禹之廸此所以吉也蓋水曰潤下潤下者水之性也而鯀則陻之使不通以拂其常性使不得行其所無事此五行所以皆亂五行皆亂則失其本矣此彞倫之所以斁也惟禹能順其潤下之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水由地中行而五行皆得其性得其性則其本立矣此

彝倫之敘也然自漢以來儒者往往拘於河圖洛書之說以天錫禹以九疇者蓋其文自洛而出故禹因而次第遂謂天之錫禹洪範九疇自初一曰五行以下皆是龜背所負之文或以為六十五字或以為三十八字或以為二十七字其說雖時有不同是皆以為龜背所負之文誠有如五行等字禹次之以為洪範某竊以為不然古人之語於其最重者必推於天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誅曰天討凡出於理

之自然非人之私智所能增損莫非天也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所謂天奪其魄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所謂天誘其衷也雖然豈有物以予奪於其間邪夫易之為書由數而起故今世所傳河圖縱横十五之數謂伏羲凖之以畫八卦猶可言也至洪範之為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也則龜背所負者果何物邪若以為有洛書之數如河圖之文則今世所傳洛書五行生成

之數大抵出於附會不足信也若以爲龜背之所負有五行五事等字則其說迂怪矣某竊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學者誠知洪範之書不由數起而天之錫禹非洛書則九疇之意渙然而明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

聖人之經雖同歸于道然其制作之體則各有門戶而不可槩論也易之與洪範皆是聖人所以發明道學之秘論為治之道所以賛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要其指歸未嘗有異而其體則實有不同者觀其立名之意則已可見矣易之為書本於八卦自八卦而衍之為六十四循流相錯變動不居故名之曰易易者言其變而不可為常也洪範之為書本於五

行自五行而推其用至於五福六極其彝倫之敘先後始終各有定體故名曰洪範洪範者言其大法之不可易也易之體圓圓故不可常譬之物圓者動方者靜圓流方止各隨其理之自然而不可以相移者也洪範之體方方故不可易是則此二書雖其理本於一揆學者之求之也自有門戶於其間學易者不可以不論其變學易而不論其變則易之法泥矣學洪範者不可不論其序學洪範而不論其序則洪範

之彛倫斁矣是以箕子將陳九疇之敘必先推本所自來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言鯀之所以失者以其彛倫斁也言禹之所以得者惟能敘其彛倫也何謂彛倫之敘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是也此九者施之先後各自有序得其序則彛倫攸敘或失其先後之序而逆施之則斁矣此如一人之身元首居上耳目手足各以其序別之於下

不容有毫釐之差舛也而諸儒之論洪範大抵多以易之體求之往往以九疇之敘附會配合以類相從亦欲如重卦之統于八卦也自漢董仲舒歆向父子以來則既失之矣故五行傳之說以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謂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順之其福攸好德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厥咎僭厥罰常暘厥

極憂順之其福康寧視之不明是謂不悊作宮室侈臺榭為淫亂則稼穡不成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順之其福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順之其福富思之不睿是謂不聖簡宗廟不禱祠廢宗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順之其福考終命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大抵以此數者牽合相從徇其從

已之見以為至當之論雖其援引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纚若可信然而失聖人之意遠矣蓋箕子所陳有九疇也陳其事以如此諸家之說相配為義則九疇必皆可配也今其可配者止於五行五事皇極五福六極之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者則不可得而配則是漢儒之為鑿也洪範其咎有五曰狂僭豫急蒙其徵亦有五曰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今欲配合於五福六極福之五者適存其數而六極

則衍其一而無所當也則於咎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别立此二名以遷就其說又其所以配五行五事大抵皆失於穿鑿非自然之理也故老蘇著洪範論深闢其非以謂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窺天文矣其用意固善而糾正漢儒之失亦已切中其病也然其自為說則猶有未盡者其言謂皇極之建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

木曲直金從革火炎上水潤下土稼穡而時雨時燠時寒時暘時風應之於是五福咸備皇極不建則反是而有六極之應此其為説雖不若漢儒之鑿然其相配亦止於五疇而已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者則遺之而弗録也安在其為九疇哉其曰致至治總乎大法總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制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

也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向之五十又將百焉莫若以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則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老蘇之論如此可謂善守約矣然箕子之論九疇之敘自初一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自一至九始終先後各有序今以九歸之三三歸之一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則是九疇當

先皇極次以五事次以五行而後及其餘豈不與箕子九疇之所陳者異乎予嘗以謂九疇之言箕子所陳也必以箕子之言為正箕子之言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是九疇不可以無其敘也自初一五行至次九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其序也箕子所陳之序既巳如此後世安可以私意而異之哉善乎曾子固舍人之論也其言曰五行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也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

用五事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所以適變也能適變則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絶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自信也必參吾之得失於天故次

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皆吾有以致之故又以考已之得失於民也凡此九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為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此言可謂曲盡之矣蓋此書發明先王治天下之大法必本於盡性踐形然後推之以和同天人之際而施政教而其極至於賛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彛倫

之叙始終先後各有定體而不可易逆之則凶順之則吉故其謂序不可亂言不可雜此乃學洪範之綱領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九疇自初一曰五行蓋以夫此五行之運於天地之間而發明天地之性中和之實也自五事八政而下則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道與教必率性而脩之故自五事而下皆曰用而五行不曰用者自五行而用之也唐孔氏曰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

天地萬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此說不然自五事至於六極莫不言用則豈皆以為非用而言用邪以謂用者自五行推而用之所自推者自不言用其理固然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言君子之治已有此九者之殊而此九者莫不各有所思視之於明聽之於聰以下皆是理之自然不可易各正其所無以復加也自五事以下各言用而隨其

所用各繫一字亦猶九思之各有所主蓋其理之所當然也五事者聖人之所由以盡性充之以踐形者也視聽言貌思其用不同而蔽之以一言則曰修已以敬而已修已以敬則五事各得其正而無狂僭豫急蒙之失故於五事曰敬用八政者聖人以其正心誠意修身之道達之於天下國家者也自食貨至於賓師不可不致其厚故於八政曰農用五紀者聖人所以定四時成歲以釐百工而凞庶績者也而必曰

協用者此蓋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蓋歲月日星辰歴數其運行不同而治歴明時者必欲協此數者各無舛差然後正天時而治人事也故五紀曰協用皇極聖人所以允執厥中而為教者也中立於此民之所會而歸矣故曰建用三德所以趨時適變也先後相濟不可為常故於三德曰乂用稽疑者聖人所以盡幽明之情以定天下之事業也不可不審於神明吉凶之意故以明用言之庶證者以巳之得失可否

驗之於在天時之應者也造次顛沛宜必於此不可以須臾離也故曰念用福極者蓋其成效之見於民而存亡禍福治亂之所分者也故於福則嚮之於六極則宜威之曰嚮曰威者蓋在人君之心有所避就以為激勸而兢兢業業以制生民之命者也漢孔氏曰言天之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以嚮威為天之所為大失其旨夫自敬用至念用皆指人君之用豈於此二者而獨言天之所用邪故張

晦之廷評深得其說以謂王者體五行以齊政謹五

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

臨人乂三德以適變明稽疑以有為驗庶徵以調氣

彝倫攸叙是所謂至治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彝倫

攸斁是所謂至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是謂凡言

乎用者皆人君之所用也此說固善而猶有未盡者

既曰凡言用者皆人君之所用而繼之曰嚮者向而

歸之之謂威者威以畏之之謂王者用五福則民向之而

歸其治焉王者用六極則民威之而畏其亂焉既以五福六極為王者之用又以嚮與威為民之歸之畏之此則迂泥而失其吉矣不如曾子固之說為允子固曰五福在民則宜嚮之六極在民則宜畏之威畏也此說可以稗張晦之失也蓋嚮之畏之在人主心術之間爾斯民何與焉猶大禹謨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謂人主自戒自董耳夫此九疇者蓋自禹之神知本夫天錫敍明治天下之大法推陳其先後始終

之彝倫以明示天下後世也而箕子為武王譸譸而陳之自初一曰五行以上推本其所以敘九疇之由自威用六極以下則詳陳九疇之名物而其大要皆不出此數言曰初曰次者九疇各有其序而不可亂也曰敬用農用以至嚮用威用言每疇之用各有常理而不可易也序不可亂理不可易學者誠能循其序盡其理舉而措之事業之間則其能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在指掌之間爾學者不可不盡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胡安定曰自此而下皆是箕子歷陳九疇之名廣九疇之義蓋自上文初一曰五行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方是說論彝倫之叙九疇之名雖已槩見之而未之詳也故此徧舉九疇之名而條列之剖析其名數繹其義使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昭然在目可以舉而措之事業者也據武王訪箕子始也問之以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告

之以鯀之所以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而武王於此必復有所發問而後箕子為之敘其九疇之目而每疇之間必復加發問然後箕子歷陳之此荅問之常理也如子張問士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子張復問曰何謂五美四惡於是夫子歷敘五美之辭以及夫四惡蓋荅問之義自當如此武王之傳九疇於箕子其間

必更有請問之辭如子張問於夫子者蓋箕子録其文以成書之時畧去繁文以就簡要故其所傳止於如此學者當以意逆志可也一五行者在九疇之敘為一其疇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五行之目也洪範彝倫攸敘蓋出在於九疇而九疇之敘自一至九各有先後不易之序如父子兄弟之倫出於天序而不可易不容有毫釐之差舛也故箕子陳九疇之敘必言初與次者蓋此但列其

每疇之目耳非有先後之序也而諸儒於此必欲求其先後之序而為之說雖其間亦有可以為之說者然其穿鑿附會者固已多矣至於五行其說尤為乖異而不可行箕子之所謂一曰水至五曰土蓋謂九疇之所謂五行者是此五者之物也而諸儒孔鄭皆以為一二三四五是五行之生數此其為說蓋本於易之繫辭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諸儒因之遂以附會此五行之敘

而為之說以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至本朝劉牧之遂以此為洛書本文其說以謂天與五合而為十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故其圖則以土居中央而一二三四分左右前後各以其成數配之竊謂五行非無數也而洪範所陳其意蓋有所主而不可以數言也其所謂一二三四五者但列此五者之目耳

乃若其意則水曰潤下以下是也如漢儒一曰水至五曰土則傅會以一二三四五為五行之生數至於五事其所謂一二三四五者豈皆亦有數邪以至五紀五福亦皆五物也如五行謂可以繫之於數則此五紀五福必皆可以數繫之以至於八政必合於八之數三德必合於三之數然後可以為箕子之意今於其他不以數言而獨於五行則以約生其數學者遂從而深信之以為洛書之本文果如此何其不思

之甚邪夫易之為書起於大衍之數自一至五行之為十有五又自六至十增而衍之為五十有五而天地之數備矣用其四十九以筮則其數不可勝計也蓋易之為書本由數而起故自一二三四五行之至於無窮此易之體也若夫洪範之體則異於此蓋其書以五行為本窮理盡性至於賛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故其論五行者論其性與理而已理不可移性不可易其與易大衍之數變通而不窮者固已如

冰炭之不相入矣安得以數而推之乎故學易者知洪範之五行不可以數而通則可以學洪範矣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夫聖人之治天下其極至於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凡天地之化育無非已之化育也故洪範之為書要其極致至於休徵咎徵之在天五福六極之在人其所以輔相裁成者莫不在於心術之

間蓋至於命之事也欲至於命必窮理盡性而後能至焉故其書必始於五行而論五行之所以然者必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蓋發明五行之理與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天之生物有是物必有是理此五物生於天地之間為最大者故舉此五物所受天命之性以見物之皆然也水之性㵸㵸故潤下然搏之激之則有不潤下者而非水之常性也火之性爆爆故炎上然

抑之湮之則有不炎上者而非火之常性也木之性敷榮故曲直然失其常性則有夭閼其生者矣金之性堅利故從革然失其常性則有頑鈍其質者矣土之性和緩故可施之於稼穡然而亦有磽确而不利於種斂者而土之性本不如此也此蓋言五行出於天地之間各有禀受之性其所以禀受之於性則有理存焉理不可窮性不可盡故洪範之書將欲建皇極斂五福以錫庶民而立天下之大命則必先窮理

盡性以為其本然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而不可勝用矣故其論五行必以理與性之不可易者而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蓋本於此蓋人之性本善而所以至於不善者蓋必有陷溺而然非其性之本善也性之必善猶水之必潤下火之必炎上木之必曲直金之必從革土之必爰稼穡乃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也水火金木皆言曰至於土獨言爰者曾子固曰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

木金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而已其說不得不然也此說是也五行各窮其理盡其性物格而知至則其本立矣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又五行之味也夫五行之在天下聲色氣味莫不具此五者而此獨言其味者蓋五行各成其性以為味者此皆造化之妙用也水之潤下故凝結而鹹之味成焉火之炎上故焦膜而苦味成焉木之曲直故成實而成酸之味金之從革

故其氣腥而成辛之味土之於稼穡則種之斂之而甘味於是乎成五行至於成味則是各盡其性而成此五者之妙用或可以收或可以散或可以堅或可以緩或可以輭多寡有無各適其節而天地養人之功於是乎在聖人之體之故其盡萬物之理賛天地之化育必至於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後為至也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蓋箕子所衍為九疇者故其初言五行必先本其性

推其味以發明此理然後敘其所以措之事業者次而陳之雖出於箕子之所傳而其大致已見於大禹謨之所載矣學者不可不知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二五事者在九疇之序為二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此則五事之用也諸儒之論五事皆以配五行唐

孔氏曰木有華葉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内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謂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兊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中在内猶思在心後來如王氏蘇氏之説大抵類此而王氏之説詳明其甞謂此諸儒皆是附會穿鑿而為之説箕子之意本不如是若五事果可以配五行則自八政

以下皆各有所配豈止於五事而皇極庶徵福極猶可條而入之至於其餘不可以穿鑿通者則舍之不論此豈自然之理哉故其當以謂五行自為五行五事自為五事以至八政五紀以下各自為疇而不可以附會通諸儒既以五行配五事故其論五事之序或以為合於五勝之序或以為合於五常之序要之皆是附會文致之辭正猶以五行為皆具生數也東坡曰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

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拏跽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其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於是始有識别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於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故視明聽聰而思睿者又次之蘇氏每譏王氏以為喜鑿至於此論則其去王氏無幾矣九疇必以五事而次五行者蓋聖人體天地中和之性致知格物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已見於五行矣物格知至則其施設之序必先於正心誠

意以修其身而立天下之大本然後推之於天下國家此蓋彛倫之不可易者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五事自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必皆以敬用者此蓋踐形之學也自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蓋學所以踐形也自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則可以踐形矣此蓋聖人之事業也人之正心誠意惟驗於修身之間故貌不可以不恭恭也者莊肅而不敢慢也自貌恭

而充之至於作肅則恭之德成矣其曰恭者猶有不恭之時至於作肅則凡其身之所動無有不恭者矣言不可以不從從也者順理而無所悖也孔氏曰是則可從案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孔氏之所謂是則可從蓋本於此然而以之為言曰從之義則失之矣蓋五事所謂恭從明聰睿者方是修已未及於人應之也其曰從者於理而不悖耳非指人之從之也

由從而充之至於作乂則從之德成矣蓋曰從則疑有不從之時至於作乂則凡其口之所言無有不從者矣視不可以不明明也者洞達而無所蔽之謂也自明而充之至於作哲則明之德成矣作哲者視無有不明也聽不可以不聰聰也者審諦而無所惑之謂也自聰而充之至於作謀則聰之德成矣作謀者聽無不聰之謂也思不可以不睿睿也者精一而無所疑之謂也自睿而充之至於作聖則睿之德成矣

作聖者思無不睿之謂也貌無不恭而至於作肅言無不從而至於作乂視無不明而至於作哲聽無不聰而至於作謀思無不睿而至於作聖則盡性踐形之道於是乎盡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立矣此九疇之序所以先之五行而後次之以五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蓋言本末始終之序出於自然而不可易者也洪範之書始於五行以盡性五事以踐形盡性踐形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者可謂至矣楊子曰身立則政立能修身則身立於此矣故其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則政利於彼蓋其機如此此洪範於五行五事而下必繼之以八政者以此

也三八政者在九疇之序爲三其疇曰八政自一曰食至八曰師者是八政之目也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既盡性踐形以脩其身而立其政事之本矣則其所以舉而措之天下者有此八者之政此八者皆先王所以厚民以爲敎化之地者也故曰農用農用者無所不致其厚也一流於薄則斯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自一曰食至八曰師皆是治術之先務闕一則不可其勢敵其體鈞皆在所厚而不可以先後緩急論也

諸儒之論此者皆以為食貨生民之最急故以為先至於實師居下莫不有説其謂不必如此要之以是先王厚民之政不出於此八者而已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

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於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是也此八者皆國家之急務為治者所不可忽非有先後緩急之殊也故箕子陳八者之政而斷之以一言曰農用則是八者之體均矣必如諸家之論以食貨為生民最急故在所先雖

亦有此理然則司空居民之政也民無所居則雖有食貨之政何自而施哉唐虞時洪水未平禹作司空平水土然後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必曰食貨為先司空為後則泥矣故此八者不可以先後緩急論之也然此八者之中如食貨祀賓師則稱其事司空司徒司寇則稱其官者言以之達意而已必取其理之明白而易曉者司空司徒司寇之政者多矣若舉其事而槩以一言則未必盡也故以其官

而該之至於食貨賓師則可以其事也或舉其事或
舉其官而八者之政曉然可見人君治天下之大政
無復餘藴於此矣此實箕子所以為善於開導人主
之聽而不費辭也雖舉其一隅至於官各有事事各
有官亦可以觸類而通之矣孟子論王道之始必先
以養生送死無憾者其説蓋出於此夫欲使斯民養
生送死無憾則其所以施於有政者不可不致其厚
一有所不厚則養生送死有憾矣王道何自而成哉

此八者無所不厚則其養生送死無憾矣此乃王道之所自基也以是觀之洪範彝倫之序豈可易哉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前所言者先王所以厚民之政然政事之施不可不本於天時堯典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熈蓋欲釐百工熈庶績者必在於定四時成歲使時不定歲不成則政事雖厚無自而施也故洪範於八政之下繼之

以協用五紀者蓋所以正閏餘而成歲功也四五紀者在九疇之序為四其疇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此五紀之目也謂之五紀者蓋以陰陽寒暑之氣運於冥冥之中其消息盈虚迭相推移而成四時其氣之往來終始不可得而知也故以夫歷象數可紀者而推之有象與數之可紀然後陰陽二氣可得而定故謂之五紀一曰歲者蘇氏謂歲星所次是也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

之百四十五每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者也二曰月者月行於天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者也三曰日者日之行於天日一度一歲而一周天者也四曰星辰者歲日月之所行也星者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十五度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一百二十度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八十度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是也辰者日月所會之次其次十有二正月會于訾陬二

月會于玄枵是也星辰之行與天左旋一日而一周一月而移一辰一歲而復初者也五曰歷數者推數於歷以候日月星辰之行度而定時成歲也唐一行大衍歷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為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成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歷蓋歷之作必起於數數有常積自一二三四五推而衍

之至於無窮則歲日月星辰之行度雖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夫洪範之為書包括天地人之理以為聖人治天下之大法其中無所不有大衍之數所謂天一至地十自一至五行之為十有五又自六至十增而衍之為五十有五天地之數備其衍之至於無窮而歷法由此而積凡此數者皆繫於此五紀之中而諸儒乃於五行言之豈不悖哉故某欲以此數悉順之於五紀而於五行則不言數者此葢箕子之本意

也所謂五曰歷數歳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此四者其節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故必以歷數而齊其行度然後各當其道而無差舛於其間故箕疇於此必曰協用者協之者其有所不齊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五紀協則百官皆得其職萬事各得其序而厚民之政於是而畢矣故先王之世必重其歷數之官者凡以其政事之所自出者也善乎程伊川之言曰古之時分職主事察天運以正四時逐居其方

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典謂之四岳於周乃分為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歷為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蓋歷數之學自後世而言之是特工技之事耳故太史公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言主上以倡優畜之非當世之所重也然以先王之時而言之則夫所以厚民政以建皇極者必本於此茍不本於此則皇極不可得而建也彼星歷之學不行於世徒為工技之事則是天人

異用而定四時成歲之事遂與政分治歷明時之職寖輕則皇極之敎亦復不明於世矣自秦漢以來英雄大度之主博學多識之臣有意於治者不為不少矣卒不能建皇極厚民政斂五福以錫庶民以所施者非彝倫之敘故也以星歷之一事而觀之則先王所以維持政教之具失其旨於後世者多矣無怪乎治效之不如古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人君所以

執中而立敎以爲烝民之極必自夫歴數在躬之後蓋道之大原出于天歴數在躬然後性與天道合而爲一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與天地合其德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皇極之數所自立也是以洪範之書先五行次以五事者所以盡性踐形也自是而推之於八政五紀以和同天人之際然後繼之以皇極蓋聖人之敎至是而後立也諸儒之說皆謂九疇之義統於皇極故漢孔氏謂皇極行九疇之

義老蘇曰致至治總乎大法立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則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于皇極此其意蓋謂中者天下之本本立而道生況五疇之義必本於中其竊以此說為不然夫皇極在於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後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前者此蓋其彝倫之序出於自然而不可易也九疇以序言序之先後各有定體設使聖人之意謂皇極行九疇之義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則是九疇當先皇極矣今其

彝倫之序先之以五行次之以五事次之以八政五紀然後及於皇極而說者乃謂皇極為九疇之主豈不謬哉為此說者徒以謂皇極之疇居五之中數也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此說尤不可取九疇以序而言不以數而言之皇極居之中數也則以謂皇極居中以包括上下信如此則五紀之數四以至於五行之數一三德之數六以至福極之數九必皆以數言也必皆有說也今於八者之數則皆無說而獨於

皇極則繫之中數此蓋不通之論也而又有所甚不可者揚子雲作太玄其書由數而起自一行之至於八十一故其圖起於中中為一元自一元行而為三方自三方行而為九州自九州行而為二十七部自二十七部行而為八十一家蓋以其體由中而起故也今洪範之序自初一曰五行順而陳之以至於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茍以謂統於皇極則是其體當亦自中而起推而上之則自五紀而五行推而

下之則自三德而福極彝倫之敘其不斁者幾希學者知洪範九疇之序出於自然而不可易則知皇極之疇不可不繫於五紀之後三德之前矣故諸儒之説未敢以為然也雖諸儒之説不敢以為然然其謂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大中為本此則不可易之論也但不可謂皇極為九疇之本耳洪範初一曰五行則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大中為本其理已見於此天命之謂性性者中之本體也洪範之於五行發明盡性

之理已繫於此矣則聖人建大中以為治天下之本者既由是廣而充之至於五事敬八政農五紀協則治天下之規模法度畢備矣次五曰建用皇極者是推之以立教非謂聖人窮理盡性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湯懋大徳建中于民舜執兩端用中於民此皆建用皇極之事也五皇極者在九疇之序為五其疇曰皇極箕子之陳九疇其八疇皆詳言其所以為是疇者獨於皇極一疇不言其所以為皇極而遽言

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蓋自五行至五紀即聖人所以建皇極以教民者非是於數者之外别有皇極也自皇建其有極至於為天下王皆是聖人建極以教民之事其文比於諸疇最為詳備蓋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舉而措之以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盡在於此故箕子反覆為武王陳之其義無所不盡也皇極有二説先儒謂皇大也言大中之道

也漢五行志曰皇君也極中也謂人君所建之中二說不同而某謂先儒之說為勝箕子之陳洪範蓋聖人所以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當如此自五行至五紀皆人君之急務也豈至於皇極言人君建其有中乎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其皇字亦訓大不得以訓君皇建其有極亦猶是也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正皇極之義也惟中故大惟大故中張横渠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此言盡

之矣不謂之大而謂之皇不謂之中而謂之極者何也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皇皇也者大而無所不及之謂也北辰謂之北極極者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謂也是極之爲言立之於此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自其本而言之則謂之大中自其推之以立敎而言之則謂之皇極觀皇極二字則聖人所以敎民之意可見矣皇建其有極而下惟敷繹此義而已夫天下不可以小治也竭太倉之粟不足以飽其飢殫内帑

之帛不足以煖其寒聖人之治天下也固欲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應天之五福然苟不知操之有要則不能治之必若人人而為之謀家家而為之慮何若而富壽何若而康寧何若而攸好德何若而考終命不惟其智有窮而力將不給矣吾將不殫其智力而綽然有餘裕者惟在於操之有要而已夫福極之在人各以類應作善降之百祥蓋善者百祥之類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蓋不善者百殃之類也夫惟禍福吉

凶之於善惡各以類而相感後之人君惟能使民自
嚮於善則天之百祥皆將以類而應斯民莫不各得
其所欲而無有夭閼札瘥之病矣故皇建其有極是
乃所以斂五福而錫之於民也蓋人君以皇極設教
則民之過者不及者咸於君取中而皆自力於為善
作善者百祥之所集也君建極於上則民皆則傚於
君而取中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謂
其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以丕應其上也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則所謂錫汝保極也無淫朋無比德則能保其極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受衷于天初無以異也惟其因物有遷以陷溺其良心故相與為淫朋比德以失其所受於天之常性茍在上之人能建極以示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則斯民知自反於善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相與勸勉同趨於忠信孝悌之域故其直已而行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斯惟皇作極夫至於惟皇作極則

則是皇極之所敎者惟中人而已中人者可以語上亦可以語下也蓋使皇極之敎修則世之中人皆可以進而為上智皇極之敎不修則世之中人皆將流而為下愚故箕子將欲建皇極斂五福以錫庶民而使之惟皇作極則必因其性之有上中下之别各因其材而篤焉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此則豪傑之士無所待於敎而自歸於皇極者也姑但念之而不忘而已謂無事於敎也于其無好德汝雖

君臣上下皆入於大中至正之域矣然所以使斯民
惟皇作極者必有其道焉人之生也同禀此天命之
性初未嘗有智愚賢不肖之分然其所禀受則有氣
質之性存焉故論天命之性則凡受中於天者均一
性也而論其氣質之性則有上智焉有下愚焉而於
上智下愚之間乃有中人之性焉上焉不待文王而
興上之人雖不設皇極以導之而能自入於善下焉
者自暴自棄上之人雖設皇極以教之有所不從也

固曰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此說是也狂也矜也愚也所謂不協于極也以其肆而不蕩廉而不忿戾直而不詐則所謂不罹于咎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而可以抑其過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道故皇則受之皇大也曾子固曰大則受之言非小者之所能受也此說是也受之則必有以教之故繼之曰而康而色言當安汝之顏色以教之如詩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謂中人之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則下愚之不移雖敎之而不

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此皇極之所無可奈何者也

故寧棄絶之而不敎必欲盡而敎之彼既不率徒爲

我之過咎而已上智之人既無事於敎而下愚之人

敎之又有所不從則是皇極之所敎者惟中人而已

自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至於時人斯其辜此皆所以

敎中人之道也不協于極言其所行猶未合於大中

之道雖不合於大中之道而亦不至罹於過咎冒子

故凡言錫者皆五福之理也此說是也蓋皇極之所謂福與三德惟辟作福之福不同以三德推之非是也故凡皇極之所謂福者皆教之以大中之道大中之道五福之所由集也建極之君既而康而色以教之之雖有其好德之言而未必有好德之實者皆錫之以福如此則天下之中人莫不心悅誠服而歸於大中至正之道故繼之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人既相與歸於大中至正之道則為之君者必有所抑揚去

材雖不協于極苟知大中之為可慕則其好德之志形之於言雖未必有好德之實汝當無沮其好善之心錫之以福也先儒觧則錫之福與下文汝雖錫之福皆以福為爵禄惟孫元忠則不然其説曰箕子之敘皇極其言錫福者有三焉始言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一也中言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二也末言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三也先儒皆以福為爵禄又恐不然蓋皇極之道本以五福為用

之勸率亦使之同趨於大中至正之域孟子曰無常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葢無常心之人至於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在夫上之人有以養其常心然後可以納之於善故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至時人斯其辜此葢所以待無常心之人也謂凡厥正人之道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驅而之善穀善也苟不有以富之使之守其常心而不忍爲惡則其放僻邪侈無不爲也好

取以為之勸率茍其好德則不以其勢之煢獨而虐之茍其不好德則不以其勢之高明而畏之煢獨者不虐高明者不畏惟在於好德與不好德之分而已取舍既如是之審則好德者必見知於上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中人茍能至於好德而有猷有為汝則當有以獎勸之使進其行於朝廷之上則邦家賴之其將至於昌盛矣其未能至於有猷有為者則必將有以為

五福至惟皇作極總提皇極之大綱於上然後申其義於下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以下所以申皇建其有極至惟皇作極之義也蓋人之生雖禀於天之性而其所受之氣質則不無上智中人下愚之殊上智者無所事於教而下愚者教之有所不入則其教者惟中人而已既建皇極之教誘天下中人而納之於善則斯民必將無淫朋比德而同趨於公正之域而惟皇作極矣

者與孟子所謂鄉黨皆好之好同猶言有所顧藉也
夫皇極之所以待乎中才者其始終之間深思熟慮
既如此其盡宜其中才之人無淫朋比德而趨於大
中至正之道人有士君子之行以至於比屋可封也
待之既如此其盡而猶有不入於善者則是自暴自
棄而為下愚之不移是可以棄於罪戾之域而莫之
恤蓋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如此而已矣是則皇極之
敎也箕子之陳皇極其發端有云皇建其有極斂時

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諸家之說雖小有異同然大抵多謂人君建皇極當如此其竊謂不然夫洪範之書彝倫之始終莫不有先後自然之序政者正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未有身之不正而能正人者故彝倫之序必先五行以盡性五事以踐形然後施於有政而建皇極焉此蓋已正而物自正非至於正物然後所以正已也如其皇極已建於上方議其偏陂反側而去之無乃倒行逆施而失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自無偏無陂以至於歸其有極此所以申言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之義也諸儒之說皆以此為人君之事故漢孔氏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必循先王之道路以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子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其所以養之者則以謂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葢謂其養之不可以無其序茍失其序於毫末之間則為陵節而雜施壞亂不脩矣故聖人建皇極以教民而民之趨於皇極者必有其序焉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民之所以禀受於天者莫不有皇極之道惟其因物有遷梏於㝡爾形體之微故小己自私至於偏陂反側而失其所以固有之中流於物欲而不能自反人君既已建皇極

其先後之序乎故自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皆民之取正於君同趨於大中至正之域爾非人君所以建皇極之本也蓋人君所以正心誠意以脩其身而建為皇極之本者則於五事既詳言之矣此皇極之所陳皆其設中以正教之事也故無偏無陂以下乃民之趨於皇極之道而不可以為君之事也學記之論學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蓋人之學其進之必有其術不可驟而致也故孟

所不能無也惟不可以有作作好作惡是其私好惡也既遵王之義則廣而充之遂能去其好惡之私而遵王之道路焉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韓愈曰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由是義然後可以至於道也路亦道也曾子固曰道路云者異辭也此說為善陂舊作頗字唐明皇以協韻改為詖字蓋此數句雖書之所載其實詩之體存焉古人於韻語各取其聲之協不必盡有其義觀三百篇之所言蓋可

於上使民皆知大中之道本於天性之所固有而去其所謂偏陂反側者則大中之道將卓然而自存矣偏者不平之謂也陂者不正之謂也既不平又不正則大中之道汨没而不存今也大中之道既明於上則民將去其不平不正而遵王之義焉苟知義之為可遵則可與入德矣故遵王之義者皇極之門也由此而進之遂至於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者人之常情

周道如砥偏謂偏於已黨謂黨於人於已無偏則所以待人者無黨無偏無黨則見夫王道之蕩蕩其行也無陝隘焉於人無黨則在已者終得以無偏無黨無偏則見夫王道之平平其行也無險阻焉蕩蕩平平亦異辭也既無黨無偏又由此而進之行之以勇守之以誠則將至於無所迂回以見夫王道之正直正直者大中之體也至於王道正直則斯能惟皇作極而淫朋比德於是乎盡去矣故能會其有極歸其

見矣故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

道字與好字相協惡字與路字相協各取其聲律之

便而已不必從而為之說也遵王之義遵王之路必

皆以其遵為言遵也者自外入之辭也有所遵則將

有所從違出入於其間而未可以常也由此而繼之

則無所事於遵而自合於王道矣故繼之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者廣大也平

平者夷易也蕩蕩者所謂會道有蕩平平者猶所謂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葢建極者如北辰之居所而㑹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則如衆星之拱北辰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自無偏無陂至於歸其有極其所以循循然善誘以訓致其民於太平至和之域者可謂曲盡其道然豈

有極也曾子固曰會者來而赴乎中也歸者往而返乎中也此說善蓋如人之行役也其出而有所趨則謂之赴如春秋凡書公會于某者是也其入而有所反則謂之歸如春秋凡書公至自某者是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凡出入往返之間無非中道而顛沛造次未嘗違焉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民之所以能無所不用其極以為之君者能建之於上有所建於上則民之所會而歸焉此理之必然也孔子曰為

下告於庶民使無淫朋比德是訓也然而為此者所以訓于帝而已上帝降衷于下民無非中也天以是而錫聖人聖人以是而錫民凡厥庶民之陳於言或父之詔子兄之教弟朝夕謦欬之間是民之訓也以至于慈孝友順蹈履出處語默之際無非中民之行也中無間於聖賢愚夫愚婦之別茍適於中雖去聖人于萬里之遠其近於光華者如威顏咫尺而已君臣之相與者不過於中君以皇極而是彝是訓則民以

人君設為私意所能然哉其所施設皆本於天理之自然故於此又推本而言之語既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蓋所以總結乎上文也言人君建皇極敷而為言以教人凡所以順帝之則而已民以是順而為言以胥告戒者皆所以儀刑於上之德此所以語上焉可以為天之子下焉可以為民之父母而為天下王也范内翰曰君以大中之道形於言守之足以為彝推之足以為訓著為典則而不易是彝也發號施令

為長學者當深考之大抵此一段總結皇極之道故推原其本而要其成必言君之所以建極者凡所以訓于天而已所謂天者豈蒼蒼之謂哉亦本於天命之性而已五行是也違夫天命之性推而行之無非道也庶民之所取正者在此而已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尚書全解卷二十四

皇極而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是以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夫天生烝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其欲一人肆於民上而棄天地之性哉所以為民父母而為天下之君者要將以中教民使歸於中而已此說為善王氏之說其言曰有極之所在吾安所取正取正於天而已我取正於天則民取正於我道之本出於天其在我為徳皇極我與庶民所同然也故我訓于帝則民訓于我矣此論比於范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尚書全解卷二十五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洪範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稱物平施以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胡安定曰聖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慮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用三德者所以隨時制宜以歸安寧之域也故皇極則見聖人之道三德則見聖人之權此說為善故皇極之疇次之以三德者蓋皇極之道經權相為用有經必有權也夫三德者在九疇之序為六其疇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此三德之目也自平康正直至民用

僭忒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漢孔氏之論此比之諸儒尤為多失其旨一曰正直謂能正人之曲直也二曰剛克謂剛能立事三曰柔克謂和柔能治平康正直謂世安平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謂世彊禦不順則剛能治之爕友柔克謂世和順則柔能治之以正直為正人之曲直以克為能皆失其旨又於經之意晦而不明諸儒多不用其說惟范内翰之說為精確可以正先儒之失其說曰治天下者不過三

德曰正直剛柔而已不剛不柔曰正直正直者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三德之用如是當又用之當其宜平康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以中德也於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以剛德也於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以柔德也呂刑云刑罰世輕世重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亦隨時而用之也此說可謂盡矣蓋正直者中德也不剛

不柔也即皇極所謂王道正直是也世之平康則剛柔皆不可偏勝而正直之用於是為宜然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彊弗友爕友之時則德亦不可以常主不剛不柔而必有所謂剛克柔克以禦之此所以有三德之不同而其用之亦各有其時此范內翰之說也是猶持權衡者未嘗不欲其平然而不能無低昂也抑其昂舉其低然後不失其為平沈潛高明者是乃聖人善用天下之權也故剛克所以禦彊弗友

也一於剛勝柔則失之亢柔克所以御爕友也一於柔勝剛則失之懦亢則爲過懦則爲不及故雖剛克柔克可以濟中德之不及茍其過不及而至於亢且懦則其違中道逺矣是必將有所抑其過而引其不及以歸於中道是以雖有剛克柔克而中道未嘗失焉此聖人之善用權也故繼以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蓋所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剛克以禦彊弗友然患其過而爲亢也於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過而歸

之於中也柔克以御變友然患其不及而爲懦也於是從而髙明之葢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也如天地之造化雖本於隂陽中和之氣然而不無寒暑之變盛寒之時隂之極矣而一陽生一陽生則春夏長育之漸也盛暑之時陽之極矣而一隂生一隂生則秋冬揫斂之漸也有春夏有秋冬然後可以成其化育不如是則有愆伏旱潦之災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此也而先儒之論沉潛剛克髙明柔克乃猶不然謂地

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驗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此說迂回而難用而謂臣當執剛君當執柔殊失經旨蓋經之言三德皆謂人君之德也必以剛屬於臣柔屬於君此則周漢之季世所以致危亡之禍也漢孔氏之為此說蓋本於左傳甯嬴之言耳此實膠柱之說故張晦之謂孔氏之於書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其失者皆採摭之誤中庸曰博厚則高

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故孔氏以高明為天左傳文公五年甯嬴曰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故孔氏以高明柔克為不干四時是則採摭之誤據甯嬴之言實得箕子之意蓋其從晉陽處父聘于衛及温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蓋言處父之剛一於用之而不知所以沈潛之者故知其必没也其曰天為剛德猶不干時蓋又所以敷衍其義非所以釋洪範者也故孔氏乃引

以為證誤矣惟杜元凱之說則得之謂沈潛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其說優於孔氏遠矣箕子既言三德之用各有其時又言沈潛高明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而合於中道其所以論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之矣然聖人所以用其權者不在乎他而必在夫賞刑名器之間此實聖人之權埶操於掌握以鼓舞天下而不可以假人者也故繼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

食言此三者實人主之利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惟辟作福言所以爵賞人者必出於人君之褒崇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福之柄下移矣若齊之田氏是也惟辟作威者言所以刑戮人者必出於人君之所裁制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威之柄下移矣若宋之子山是也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備珍食此蓋人主之名器所以尊崇萬乘之勢者亦不可以假於臣下也玉食則凡服食器用乗輿

服御之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矣假於臣下則上下
陵僭矣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是也此三者苟
繫於人君之所操持則威福在巳名分謹嚴故有以
操縱予奪以用此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
紀綱紊亂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為皇極之用者哉故
繼之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至民用僭忒言此三
者辟之所獨專非臣下之所得而有也必以辟言者
王肅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

賞罰此說為晝蓋諸侯有一國則亦有一國之權勢也為人臣而竊其君之權勢則君臣上下之分皆失其正而三德之用皆將廢而不舉此危亡禍亂之所生而國家不可一日而安也故以國而言之則凶蓋君失其權勢則國從而亡也以家言之則害蓋臣而竊君之權勢則亦非其利也如魯之三家盜弄威福僭用名器而昭公卒見逐於季氏者是凶于而國也季氏卒亦見執於陽虎而三桓之子孫遂微者是害

于而家也君臣上下既失其正則羣下化之亦將側頗僻僭忒而犯分陵節無所不為此其為患與夫皇極之不建無以異矣善夫介甫之説曰皇極者君與臣民之所共由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此實至當之論蓋大中之道人之所同有為君者苟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與斯民共之則人將淫朋比德而自弃於小人之域此國家之所以亂也威福名器人主之利勢苟不能

執之於一己使臣下得而僭焉則庶民化之亦將側頗僻僭忒矣此亦國家所由以亂也二者雖殊同歸於亂惟聖人能以皇極經綸天下之大經而與斯民共之又以三德宰制天下之大權而總攬於己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斯民必將相率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所以巍巍煌煌歷萬世而不可企及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聖人之治天下既以皇極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濟以三德以宰制天下之大權經權兩盡則是聖人之所以盡性踐形者足以措之事業體用於是備矣故其至誠之所感召幽可格於天地鬼神明可信於卿士庶民欲有謀焉則其吉凶從違之際以之決嫌疑定猶豫其應也如響無有毫釐眇忽之差故彝倫之叙必有稽疑繼於皇極三德之後者蓋所以盡夫幽明之情者也經權既盡又能以稽疑盡夫幽明之情則

人君之能事畢矣然後天地之化育可得而贊矣七稽疑在九疇之序為七其疇曰稽疑自擇建立卜筮人至用作凶此皆稽疑之事也擇建立卜筮者孔氏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者孔氏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此說是也蘇氏曰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此說亦是蓋如周禮春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華氏掌共燋契以待

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所擇以建立其官而命以卜筮之職者也故春秋之時卜徒父史墨之類皆是逐國建立之官則命以卜筮非所建立之人則不得卜筮古之制也鄭康成王子雍皆以建立為二言謂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筮人其意以建字為可立之人立字為立之亦不必如此說既謂之擇則固是擇其可立者矣蓋經文固多義同而重複言之者不必盡求其義如曰嚴祇敬勤勞王家之類豈必字字

而為之説而王氏諸家又以為有所選用謂之擇有所創立謂之建周官太卜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者所謂建也大祭祀國大遷大師所謂擇也其説亦頗煩碎不如先儒之簡易也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此則卜筮之目也洪範所敘之目其體有三九疇以序言其始終先後各有定體而不可易故自一至於九列九疇之目而必加初次於其上以明其序之先後當如是也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三德五福六極此則皆其每疇之名各有定數故於每疇之下必以一曰二曰言之者明其數之如此也然其先後之次不必以序言之故不加初次於其上至於稽疑庶徵所列卜筮休徵咎徵之目則非其疇之本數故但以曰言之而不加一二三四五於其上此其立言之體也卜者鑽龜而卜必視其龜兆之形其形兆有霏霏如雨者謂之雨有如雨止舒豁者謂之霽蒙陰闇驛氣絡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筮者揲

著而筮之也必筭其蓍策所以遇之卦其始揲所成為下體是為内卦内卦為貞其再揲所成為上體謂之外卦外卦為悔所以内卦為貞外卦為悔者案春秋左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上艮下説卦云巽為風艮為山故其占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以是知内卦為貞外卦為悔也其所以謂之貞悔者唐孔氏曰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康成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

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王氏曰貞者静而正故内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為悔者悔生乎動故也以此二説觀之則王氏之説為勝然未必是古人意如此也蘇氏曰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此説深得古人多聞闕疑之義蓋古人之所以命名者要之徒取此字以誌此名不必盡求其義如必盡求其義則班孟堅於十二支十干十二律之名皆曲為之説其乖戾

者多矣凡七卜五占用二者此非本疇之名有此數故先列其目於上然後總其數於下謂凡此稽疑之法有七卜之占居其五雨霽蒙驛克也著之占居其二貞悔是也卜五占用二者王子雍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此說是也易之繫曰以卜筮者尚其占則卜其占也下文言三人占則從二人是亦總卜筮而言之然以卜五對占用二則占為指筮而言蓋可見矣衍忒之義說者不同漢孔氏無說疑有

脱漏鄭康成以屬於上文謂卜五占用為斷句二衍忒為貞悔也斷用從上句而以衍忒為指筮事王子雍則以為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唐孔氏引此兩家之說以謂當如王解而又謂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蘇氏曰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其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説則近於王子雍劉執中以謂卜五占二者可以

推衍其義以知差忒然後凶禍得以預防悔吝得以先備其說則近於唐孔氏而王荆公之說則又謂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為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為當可知也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陽位矣其為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為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隂陽之義其說

比之諸家最為詳悉而范純夫亦用此說以謂衍則有餘忒則不當卜筮衍則吉忒則凶凡陽道常饒其數奇故九為陽陰道常乏其數偶故六為陰以六對九為衍以九對六為耗陽君道陰臣位以偶居奇則尊制卑為當以陰居陽則下僭上為忒君子以之占其吉凶矣如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而占者曰利用伐姜不利于商蓋盈水名也子水位也水數陽火數陰以水攻水則數耗而位不當矣故伐商

不利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以水制火則數衍而位當矣故伐姜則利卜之可以占用衍忒如此又如陳侯之用周史卜筮遇觀之比而知其國昌即其卦以視之其爻九五而六四陽居陰而以九制六豈非位當而數衍乎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而知其不吉即其卦以觀之其爻六五而九四陰居陽位而以六制九豈非位忒而數耗乎筮之可以占用衍忒如此此范氏此説蓋本於王氏而增廣之雖用

此說而又曰一云衍推也忒變也卜卦有疑則推其
所變之卦此又近於先儒之說要之此二說雖皆可
通然先儒以忒訓變王氏以衍爲吉忒爲凶皆未免
於爲附會不如且從劉執中之說以謂推衍其義以
知差忒爲平直而不費辭也立時人作卜筮謂立是
卜筮之人使爲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
卜筮俱立此三人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
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是卜筮俱有三法將以卜筮而並建三人使各以其法占之而視其吉凶多寡以為從違者也案儀禮士喪禮云凡卜日卜人先奠龜西塾上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宗人立于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以是知古者將卜必立三人也劉執中云九疇者夏書也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君也卿士也庶民也三人占之當從衆矣此說非也古之論三兆三易不得以為夏商周也杜子春

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周之兆連山伏羲之易歸藏黄帝之易周易神農之易要之此三兆三易蓋自有卜筮以來相傳有三法故其所占必歷三人不可改也君也卿也士庶民也雖下有謀及之文而又在卜筮之外此文正指卜筮而言以是為說固不可也故不如先儒為有所據自擇建立卜筮人至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所以立卜筮之法也盡矣繼之以汝則有大疑至謀及卜筮此則所謂稽

疑以盡夫幽明之情者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所以成能於天地之間者非獨任一已之聰明智慮以任天下之事也其要在於人謀鬼謀無所不盡以通幽明之情而盡聖人之能事則天地之化育不難於賛矣汝則有大疑若周官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大封則皆國之大事而未決者必先謀之於乃心又謀之於卿士又謀之於庶人人情既盡又謀之於卜筮以盡鬼神之情者也汝

則從之是之謂大同此則人謀鬼謀無所不盡若舜之禪位於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呂吉甫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其或從或違各任所見豈能令人之皆同哉靈而為人者猶不可令况物之愚乎今也龜筮與夫卿士庶民皆協於已而從焉則能合衆異而為同此所以為大同也蓋禮義人心之所同聖人舉事若當於禮義則幽必神與之明必人與之此所以皆從而

無異焉若此者豈是人之所能哉天實使之也天之於君非徒使幽明協從而已必有吉祥善事保其終以及其子孫此身康彊而子孫逢吉也此説爲盡蓋聖人之所以通夫幽明之情者其本於至誠之一德則其福禄之來至於千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此必至之理也如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世享年之久卒知所卜之期蓋其幽明之情既盡則其受命也如響非自外來也如

魯之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内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又曰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蓋卜筮者天之所示也必人事盡然後可以求之天命天命人事無異致故也故洪範之為書必先於皇極建三德又然後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以盡人謀而斷之以卜筮故其龜筮協從而大同身其康彊

子孫其逢吉誠以人事既盡然後天命可得而保也苟惟人事之不恤而惟卜筮之是從以决大疑則如南蒯之占雖得文王之兆猶無益也是以稽疑之占雖以人謀鬼謀無所不協為至然必在於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而語也汝則從至用作凶此聖人之用稽疑雖以人謀鬼謀無不協為至然而所以酬酢天下之萬務泛應曲當紛至沓來安能必其皆從而無違哉故有從違之不同則其要在於至誠淵通默契

於天地鬼神之德而惟卜筮之是決以定天下之事業以斷天下之疑故雖或從或違而在我者無所不獲其吉也汝則從至卿士逆吉蓋人謀雖有不協然考之龜筮則皆有從之吉以是而舉事雖未若大同之吉然其為神明之所輔相不失其為吉也汝則從至作外凶此則人謀有不協而卜筮有從違之不同者則不可以舉事於外與大衆動大役也然其龜從則其作内事若祭祀冠昏之類也不失其為吉也龜

筮共違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此則卜筮皆違是天地鬼神之意不意其有所舉動也審矣雖内事亦不可以有作也故惟安以守常則吉動而有作則凶凡此數端皆聖人盡乎幽明之情以酬酢天下之勢欲審於消息盈虚之數自求多福以遠於悔吝之咎故雖人謀鬼謀或從或違皆不失其吉也其所以致吉之道或作或止或動或静惟以取信於卜筮豈聖人為是明鬼尚怪求之於茫昧之中哉盖其正心誠意以

脩其身既盡於此則夫天人之際應之者如影響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故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以敗龜腐草而斷天下之疑而吾無所惑者焉所可信者在吾心之至誠耳如其不然則是巫覡之一技耳何足尚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洪範之書箕子為武王陳治天下之大法其本自於天下之至誠以盡其性而其極至於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蓋天地與人一氣耳作於此

必有驗於彼天地造化之密移雖運於無聲無臭之際而原其得失休咎之應則實繫於人君心術之間其應如響之於聲影之於形蓋自然而然者故此篇論人君所以盡夫天命之性者必其貌言視聽思之用見於肅乂哲謀聖然後可以踐形以為贊化育之本由此舉而措之施於有政至於五紀協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夫人君所以推其五事之成德以治天下國家者可謂曲盡其道矣然猶以為未也則又以

夫天地陰陽之運見於雨暘燠寒之序與夫歲月日時之垂象者以驗夫已之休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隨其所感而省躬脩德焉如此則賛天地之化育以與參者於是為至故次八曰庶徵之驗也蓋至是而後可以驗其休咎以知其得失也其曰庶徵者以其所驗者衆既候於雨暘燠寒風之氣又以省夫歲月日時之垂象無所不驗難以數舉也念用者反求諸已之謂也劉執中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

莫能終而遂其性也能終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之於人也能生之而莫能化而一於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矣其能相須矣其力相敵矣故曰三才也此說爲善蓋欲知聖人所以成位於天地之間而爲三才者必此焉觀之苟非上下與天地同流其何以爲聖人之治哉八庶徵者在九疇之序爲八其疇曰庶徵自曰雨至則以

風雨皆念用庶徵之事也曰雨至曰風者陰陽之氣運於天地之間往來相盪屈伸相感有此五者之變雨與暘對寒與燠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皆天地之所以化育萬物者也曰時者先儒以謂五者各以其時諸儒多從此説然有可疑者箕子之陳庶徵列雨暘燠寒風於上而言五者來備各以其序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於下又為之申言休咎之徵不當於其中間又贅以曰時二字與五者並列而為六也蔡元度曰

時者歲月日之時也此説爲優蓋謂之庶徵則以其驗之者不一而足也雨暘燠寒風者驗之於隂陽之氣也歲月日時者驗之於隂陽之象也驗其氣於冥冥之中驗其象於昭昭之際然後天地之化育無所逃於鑒察之内而裁成輔相之功可得而成也故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義也曰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言雨暘燠寒風之五者

各以時至無過無不及各得其多寡先後之序則萬物皆遂其性雖庶草亦且蕃廡也萬物皆遂其性而特言庶草蕃廡者王氏曰庶草者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養皆可知也此說為善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者此五者之氣茍不得其序而為過不及焉皆凶之道也王氏曰雨極備則為常雨暘極備則為常暘風極備則為常風燠極無則為常寒寒極無則為常燠此飢饉疫癘之所由

作也故曰凶此說亦善蓋年穀之豐凶國用之虛實民力之紓急國勢之安危必自夫五者之中節與不中節此五者中節而無過不及則是五福之徵此五者不中節而有已甚則是六極之徵此誠人主之所當念也然人君所以念此者亦豈可以它求哉惟求之於吾身而已矣蓋天地與人一氣耳作於此者必有驗於彼人為天地之心吾身之所以貌言視聽思作用於酬酢萬變之間者皆天地之運動也其有得

天而天地之氣應者其體自爾非由外而至也故雨暘燠寒風之來備而各以其序非此五者自能順序也是人君之休徵也其至於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亦非其自爾也是人君之咎徵也休咎在此而其驗在彼人君之所念惟在於此故此疇既言此五者之徵有吉有凶而遂言其所以致之者併與夫休咎之徵以見五事之有得有失其驗如此也曰休徵者五事皆得積而為休曰肅乂哲謀聖者其休之致時雨至

時風休之徵也氣之相感召各以其類雲從龍風從虎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自然而然非由或使也人為之五事與陰陽之五氣實相須而行君之貌恭而至於作肅則恭之德成矣故時雨順之君之言從而至於作乂則從之德成矣故時暘順之君之視明而至於作哲則明之德成矣故時燠順之君之聽聰而至於作謀則聽之德成矣故時寒順之君之思睿而至於作聖則思之德成矣故時風順之肅之

於雨乂之於暘哲之於燠謀之於寒聖之於風各以其類相感召者也人君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至於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則夫陰陽二氣見於雨暘燠寒風者各以其時所著見者無非休徵也然聖人雖有召和致祥之道可以取必於陰陽之不乖者而其所以警戒脩省之心則不可忘也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推之於陰陽之氣則和不忘乖祥不忘異是以其所念者不獨休徵而又有咎徵焉陰陽之氣一失

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蚤夜以思去其所以咎而反之於休則其徵莫不各以其序矣故五者之咎雖聖人之所必無而其徵則不可不以之省也咎徵者反於休者也貌之不恭其甚則為狂狂者肅之反也故常雨順之言之不從其甚則為僭僭者乂之反也故常暘順之視之不明其甚則為豫豫者哲之反也故常燠順之聽之不聰其甚則為急急者謀之反也故常寒順之思之不睿其甚則為蒙蒙者

聖之反也故常風順之狂僭豫急蒙其於常雨常暘之類亦各以其類相感召者也王氏曰降而萬物悦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外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晢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者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者蒙也故常風若此其論五事之與五氣

各有其類則誠有此理但以若訓似而謂君子之於人也固當思其賢而以其不肖者為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取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此則殊失庶徵本疇之義夫謂之庶徵者謂人君以一已之得失驗之於天茍以若為似謂雨暘燠寒風皆人君所取象以正五事則是箕子設此一疇但為五事箋註耳其何以為庶徵乎某竊以謂五事之與五氣各以類相感當從王氏之說而若字則當從先儒訓

順蓋事之得失動於此則氣順於彼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此若字當與樂記應字同義此其所以為徵也五事之與五氣雖各以其類應然聖人之脩五事以為參天地賛化育之本者又豈務為表襮之飾以彊之於其外哉其肅乂哲謀聖蓋根於天命之性出於所固有之物則其充實煇光之發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所以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固不足以與此漢儒不知夫聖人所以念用庶徵者必有其本徒見洪範之書有肅時雨若乂時暘若之類則謂貌言視聽思果足以致五氣之順序故其為說則以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時則有服妖龜孽鷄禍下體生上之痾青眚青祥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時則有巨妖介蟲之孽犬禍口舌之痾白眚青祥以至視也聽也思也

皆然且以春秋及漢之時灾異之變附會而為之說其大意則以謂人君欲戒謹恐懼以答天變惟自省於五事以類求天意而已故雨不時則脩貌暘不時則脩言燠不時則脩視寒不時則脩聽風不時則脩思隨其陰陽之變而思所以應之其說苛細溥澆尤為穿鑿甚矣漢儒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何至誠之謂所謂文者不必犧牲玉帛凡有所修飾於外者皆文也今言災異之

應不言於至誠而徒謂修五事以應天為可以達上穹之意此則膚淺之論其末流遂至於矯誣上天而為王莽之所為海内塗炭歷數千年而不能定此蓋應天不以實之弊也故張晦之廷評深闢其非以謂仲尼没微言絶學者殊塗異軌各騁智辯歷春秋逮戰國秦漢之世天地日月星辰多災變而興妖是故學洪範及春秋者以言災異多為能班固述五行志何休注公羊春秋凡災異之起又以時事配之多非

其義皆失聖人之意夫洪範九疇其始也言五行之常性其中也言政教之常道其末也言五福六極之常理學者宜先通政教之得失則五福六極各知其所自矣知五福六極之所自則五行之變動自可推其類而察焉政教者本也災異者末也學本而不學末斯可矣學末而不學本不可也此說可謂盡之矣而劉執中又因其說而申之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之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之於時以形而言

之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以念己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天道以淵默也漢儒於雨不時若則弃德而修貌暘不時若則舍心而求言其失不已遠乎其惑不已甚乎此聖人所以正皇極於五事之先調元氣於日時之始者為得其本也則念其政教之得失不可以外於形矣求其應之本原不可以失乎德矣此說尤為詳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自王省以下蓋所以申講上文曰時之義據此疇名曰庶徵者謂其所徵者不一而足也自五行至於稽疑其得失之應皆驗於此不獨為一五事之疇而設也蘇氏徒見上文論五事與五氣相應其義已備遂

以此論歳月日星為五紀之文簡編脱誤於此其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其甞謂蘇氏觧經失於易多欲改易經文以就已意若此之類是也夫九疇雖别而為九其實更相經緯以發明治天下之大法今以其有歳月日星遂以為當屬於五紀之下則是上文肅時雨若有肅乂哲謀聖之文亦當屬於五事之下皇極斂時五福亦當屬於五福之下如此則九疇不相為用渙然而離矣此豈箕子之本意哉古人所以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者蓋有疑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以己意增損之蘇氏失之矣蘇氏之所以為此論諸儒之論此者其意與上文不相貫既不相貫説之不通故欲更改遷就以成其説耳蓋諸儒之論此皆以謂王者所省職大而畧如歲之總日月卿士師尹之職小而詳如日月運行以成歲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職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各失其職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其説如此則是君臣之間取象於歲月日時之繁簡以為圖治之道與上文休咎之徵全為隔異其文既已隔異則是可以歸之於五紀之下矣王氏雖不以屬於五紀之下而其説亦自有還就於其間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既以為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之相繫屬則是以惟訓如矣既以惟訓如而必欲其説與上文相貫故亦以肅時雨若乂時暘若之類若字亦皆訓如其

意蓋以謂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取憲於天道夫聖人所以取憲於天道固有此理如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則明王設官分職尊卑小大各有詳畧之意也學者不求古人著書立言之本意者不可以一槩而為說夫聖人取憲於天設官分職誠有詳畧然箕子之名此疇謂之庶徵徵者以人占天之謂也今若以象為說則其疇屬於稽疑之下福極之上

果何義哉蔡元度雖以曰時為歲月日時之時而其大意則祖述王氏故其說曰雨暘燠寒風者先王則參之以修身之理歲月日之時先王則參之以治人之分此說皆委曲迂回失其本旨惟曾子固之說為深得之其說曰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者也與王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

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性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性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此説為善夫上文所言者雨暘燠寒風之氣應於五事之得失其氣類之所感召實有不期然而然者

既以是為人君之所用念而其念也又必以歲月日之時為言者蓋雨暘燠寒風者隂陽之氣也歲月日之時者隂陽之象也氣之盈縮進退雖密移於無形之間而其疾徐得失必兆於其歲月日之時者是雨暘燠寒風之徵也歲月日之時各循其常度無所變易則年穀豐登紀綱修舉賢才彚進祖考安彊至於此然後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徳稽疑各有成績而五福之徵已見於天下矣此其能祈天永命

也歲月日之時失其常度而至於陵歷鬬食有餘不足則水旱相仍紀綱擾亂賢才擯弃患難日臻此則知自五行至於稽疑皆失其序而六極之徵見於天下矣此危亡禍福之所自生也葢五福六極者安危治亂之徵也雨暘燠寒風之時與不時者五福六極之徵也歲月日時之易不易又雨暘燠寒風之徵也即其徵以察已之得失此所以為庶徵也故於上文具列庶徵之目必以曰時與五氣並列而為六者葢

不惟驗之於其氣而又驗其時以考隂陽之垂象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先儒之説異同皆非其㫖惟
漢班固天文志說為善其説以謂日有中道月有九
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
牽牛去北極逺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
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北逺極故晷長春
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此日去極逺近之差

晷景長短之制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為

風東北之星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班固此言皆諸儒議論之所未至可為證於此蓋所謂以陰陽之垂象而驗夫雨暘燠寒風之時與不時也庶民惟星者謂王及卿士師尹皆休咎之所出故各有所省以知已之得失至於庶民則其所省者不在於歲月日時之躔度惟以日月所麗之星者以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故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孟堅所謂月去中道移而為東北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蓋以其失中道東西故也唐孔氏於此而引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為證而至於經箕多風則以為傳記無其事夫漢書天文志孟堅載之既如彼其詳矣唐孔氏豈未之見歟故當畧去諸儒臆度之言而以孟堅之說為據孟堅之意蓋以謂日月之麗于天所歷有常度所行有常道則

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無有失節故能使萬物莫不茂遂年穀時熟如或所歷之度有過有不及而為南北之盈縮則寒燠之氣必有行所行之道或彼或此而為東西之附麗則風雨之氣必有過差矣月之遲速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月五星皆隨之故有冬有夏併月日而言之也日亦有從星之時而不言者鄭康成云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故將驗於雨暘燠寒風之氣必觀於歲月日時之易與不易日月之行南北不差其度南北不失其道是無易也此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之所由至也其或差其度必失其道東西南北違其常理是既易也此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之所由至也是以五紀庶徵之疇相為先後相與終始協之於歷數未定之前驗之於歷數既定之後堯舜之時所以尤重於歷數璿璣之事者誠以為賛天地之化育修之

於此而驗之於彼者惟在於是故也自漢以來星歷之職寖輕凡陰陽六子之運一切指為工技之習而莫之省言日月星辰者惑於渾天蓋天宣夜而不得其統論雨暘燠寒風者拘於貌言視聽思而不達其原天人異用本末舛錯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效所以不復見於後世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人君既以庶徵之動於氣垂於象者省夫已政之休咎當知夫政之休咎而民之福極繫焉唐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以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人君之治天下所以設為禮樂刑政而不可闕一者以其民命之所繫故也民命雖禀於天而君實制之故天命謂之命而君之教令亦謂之命天命出於自然而信萬

物之耳目至於君之造命則有嚮勸於其間是以自五行至於庶徵各得其序則斯民歸於五福矣天之所畀而實自於造命者嚮而與之也自五行至於庶徵各失其序則斯民陷於六極矣將欲使斯民不陷於六極則亦自於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之慶而不知有六極此實治道之大成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在九疇之序為九其疇一而有二名曰五福曰六極一曰壽至於五曰考終命此五福之目

也一曰凶短折至於六曰弱此六極之目也壽先儒以謂百二十年蓋不必如此要之壽者止是終其天命而不中道夭也富先儒以謂財業之備亦不必然足於衣食是富也康寧者孫元忠以謂形康而心寧是也攸好德所好者德也考終命呂吉甫曰考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曾子有疾啟手足而曰吾知免夫小子此考終命者也考成也成其終則無虧矣或以終其天年為考終誤矣此説是也若

以終其天命而為考終命則與壽何異哉此五者皆人情之所大欲也王者安天下本於人情故其五事敬八政用五紀協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則休徵至而五福被於民張晦之曰民舒泰則各盡其壽樂業則各得其富無疾憂所以康寧知禮遜所以攸好德不死於征戰不陷於刑戮所以考終命此說是也蓋此所論五福非謂一人之身也統天下之人而言之也舉天下之人而皆受福之報則國家有無窮之休

矣六極者五福之反也若天下皆受五福則不可不以六極為鑒戒兢兢業業惟恐斯民之一失其所也凶短折者非正命而死也若顔子之死則非謂凶短折蓋盡其道而死也疾者疾癘之類憂者不得樂其生貧者困於財惡先儒以謂醜陋弱先儒以謂尩劣晦之曰人有醜陋而好德尩劣而立事豈可以為極乎惡者凶惡之謂弱者懦弱之謂人情惡則凶無所不至弱則懦而無立故此二者皆滅德之道也此説

是也王氏曰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此說亦當蓋苟非好德則為惡與弱矣六極雖五福之反然福有五而極有六者張晦之曰其義相反不必數之相敵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此一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二極而反一福也蓋亦各盡其意而已矣漢儒必以六極配五福故於福之一極無所麗

而附會之說生焉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之也此六極者此凶短之窮極人君之所甚惡也人君苟不能本於人情以安天下則夫人情所甚惡者反及於民張晦之曰民死於征戰而陷於刑戮所以凶短折陰陽不調所以疾多失其所而憂食貨人之重斂繁所以貧禮義廢政教失所以惡而弱也盖此所論六極亦是統天下之人而言之也人君不能以五福錫民則舉天下之人皆陷於六極而危敗禍亂將至於淪

胥而不可救豈可不戒謹恐懼而威用之哉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夭夫仁壽鄙夭雖若制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為也然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下彞倫攸叙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桀紂之世則民鄙夭非其生而皆鄙夭也桀紂之治天下彞倫攸斁咎徵相仍則不期於鄙夭而自鄙夭也故仁壽鄙夭雖本於天而君實制其命故易之論天地曰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天地之於物仁壽鄙夭任其自爾無所容心至於聖人則有憂患於其間故能裁成輔相以立生民之命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蓋聖人之憂患也凡此九疇皆治天下本末之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尚書全解卷二十五